



桂香满屋

□黄海子

天未光。打开卧室的窗门，突然就闻到桂花香。

这桂花香清淡得像一段恍惚而疏离的光阴，慢悠悠地从时光深处过来，透着淡淡清甜的滋味。它仿佛一直徘徊在窗外，只待我开窗。又像曾经一起的友人，天涯各一处之后，突然敲响了我的门。打开房门，看他披着满身的风霜站在门外，我恍惚又惊喜。

我与大多数生活在城里的人一样，每天的日子都总是那么忙碌。清晨，匆匆从楼上直奔车库，随即驱车前往工作地点。傍晚归来，又从地下车库直接乘电梯上楼回家。在这两点一线的工作生活中，外界的事物于我们早已无暇顾及。

我知道，这桂花香气源自小区稍远处的体育公园里的桂树。近年来，我所居住的城市中，城市建设者们总是巧妙利用城市中的每一块空地、荒地，犹如在自家院落中一般，不放过任何机会，精心打造出一处处花园来，让就近的人们得以休闲、健身。因此如体育公园这般的小型公园就星罗棋布了。

站在窗台，嗅着那看似若有若无、实则丰满沁甜的桂花香，想着城市建设者们精心规划修建的公园，心里突然有了反思——我们总是困于“忙碌即常态”的生活执念之中，却忽略了很

多生活必需的要义，甚至连近在咫尺的风景，都无暇去体验、欣赏。但人间烟火的本来面目，绝非单一匆忙的模样——而是奔忙与从容的共生；高楼间川流不息的人群与街角孤灯的默默对望；是四季更迭与阴晴变幻的相互融合；更是无数细枝末节的叠加——正如这不经意间闯入的桂香，悄然间，便为这个忙碌而平凡的日子赋予了温润的质感。

桂花香随我将窗门打开的那一刻，就丝滑地进了我的房间，将我满是生活琐碎塞满的屋子，氤氲出一种清雅。使得站在窗台的我，似乎就有了淡定从容。我鼻子贪婪地吸着桂花的香味，又用眼睛搜寻我明亮的房间，我想找出这透明在灯光里的香气，是如何在瞬间就改变了我房间原有的、凌乱着的浮躁。

这只是增了我的徒劳罢了——我的眼睛，哪里能看到花香。只是心里生出的清馨，脑子里突然涌出的念头，给了我别样的空间而已。这空间里的桂花香，让我神情飘忽：这些花香仿佛是山尖上突然缥缈而来的如梦似幻的薄雾，使得生活的山峦突然就有了虚实相融的美好；它们仿佛又是一段曾经温馨着岁月的光阴，不管时光如何往前不返，但总是会在想起的那一刻，温暖欣喜着心田；它们更是我昨日经历的匆忙中，舒展出的，在此刻不急不缓、从容淡雅的清晨时光。

我竟未如往常般立即更衣出门，心神已被无形的桂花香牢牢挽住，满是从容欢欣的心嘀咕着：原来烟火人间最温馨的，竟是风携来的一缕幽香。花香里，我只一门心思想——今

日，定要去做这日子的“局外人”。

时光向前，楼宇缝隙间渗出的阳光逐渐点亮了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远处的体育公园里，伫立着一些静默的桂树。它们送来的香气如丝如缕般攀上高楼，执拗地渗透进水泥与钢筋之中，仿佛要成为高楼生命的血液，赋予水泥覆盖下的钢筋以灵动的生命。

晨曦中，看着公园里的桂树，心里又起感慨：生活的忙碌，并非让我们失去远方的山川风景，而是让我们遗忘了就近的飘然香气。城市的喧嚣与匆忙的步伐，从未真正将我们与自然隔绝，而是我们自行关闭了感知的窗扉——任凭桂花香弥漫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却日复一日地只与阴暗的车库或明亮的工作间为伴。每个人心中那百家衣般各具特色的烟火气息，皆是由无数细小事物的线索紧密编织而成。正如匆忙的脚步与窗前的驻足，高楼的冷峻与幽香的沁润，唯有它们的交织与缠绕，方能成就完整的烟火画卷。一旦缺失，便满是破绽。

我的城市已在阳光中苏醒。体育公园里，高低起伏的鸟鸣声，逗引着几只蝴蝶翩翩起舞，它们的身影在逆光中时隐时现。晨光缓缓漫过楼宇，桂花的香气在天与地的空间里，如同蝴蝶的身影般时浓时淡。那似有若无的芬芳，牢牢地牵绊住我奔赴生活下一站脚步。

这人间的况味，从不在乎追逐终点的匆匆步履中，而在于为一缕香气停驻的那段时光里。所谓烟火温度，不过是记得在某个清晨，为那缕徘徊的幽香，轻轻推开一次窗户。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背景音乐(外一首)

□张守刚

风是草木的背景音乐
泥土是石头的背景音乐
呼吸是行走的背景音乐

一大清早的后山
隐忍的鸟叫声里
有流水的叮叮淙淙
这个季节少见流水

龙脊岭那么健硕
它的身体里一定装满歌声
比背景音乐丰满

堆积的白

来不及融化
一片一片雪就堆积起来
在树枝上
它换了一身干净衣裳
在石头上
它倒出太久的沉默
在泥土上
它藏起混沌的天空

这么轻盈的堆积
把寥廓的人间装扮
干干净净
不需要苍白的语言来表达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江与它的傍晚

□周鹤虹

江水在自身内部行走
阴天的傍晚
银灰色的水流拒绝抒情
蓼花在暗处熄灭
芦苇招摇着苍白的手臂

钓竿点开了一些涟漪
安静地等待
水面下，无数鳃在张合
草丛里潜伏着蚱蜢，螳螂
将翅膀磨成了秋日的暮光

独坐者，渐渐透明
曼舞的思绪长出根须
有时候，人也会变成孤岛
往事会长出青苔
水流会用缓慢的耐心
将礁石磨成卵石

当水面收起所有脚印
淤泥纷纷搁浅
滩涂上的草木，静静蔓延
就像野兽，孤独地舔干血迹
时间是不停歇的细线
正一点点缝合伤口……

(作者单位：重庆一中)

南滨公园的树

□何新

天冷了，南滨公园的树也穿上了保暖御寒的“冬衣”。立冬那天，园林工人们顶风冒雨，忙碌着给公园里的树保暖防虫，在树干上涂抹一层厚厚的石灰水，一眼望去，白花花的，颇为好看。

南滨公园是植物园，这个季节，各式各样的树，万类霜天竞自由。红枫是最懂季节的，早早披上红妆，之子于归。冬天是最适合大红灯笼高高挂男婚女嫁的时候，红枫是新娘，她要嫁给土地；水杉叶子也红了，在北风吹、雪花飘的时候，暗红色的针叶华丽转身，随风而下，沙沙地铺天盖地，很快就织成一张张红地毯，绒绒的，暖暖的，接着地气，和衣而眠；银杏树跟着季节的变换，叶子由绿渐黄，一阵风起，扇形的叶片，打着冬天的节拍，漫天金蛇狂舞，从高大的枝干上旋风而下，不多久，树周一片金色的

海洋。

从秋到冬，走过季节的轮回，公园里的树们天天轻歌曼舞。飘飘洒洒，地上铺满了落叶，花枝散发着余香，作家书写出诗篇：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南滨公园的树，都有名字。打开手机，扫一扫吊牌上的二维码，立马呈现出树的科目、产地和特征。

南滨公园的树，生长时间不同，老者百年，少者十年。无论长幼，都经历了风霜雨雪的洗礼，成活下来，组合成一个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南滨公园的树，出生的地点不同。它们或来自高山、峡谷，或来自平坝、丘陵，或来自房前屋后的果园苗圃，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繁衍生息、代代相传，外延着“树”的年轮，内涵着“树”的品质，书写着“树”的自传，朗诵着“树”的诗篇。

南滨公园的树，遭遇的经历不同。在公园里，它们得到人们的呵护。除草、松土、浇水、施肥、剪枝，保护好它们，也就保护了我们人类。

南滨公园的树，都不平庸。站在树下，你看到树的伟岸；坐在树下，你闻到树的气息；蹲在树旁，你觉得有了依靠。

南滨公园的每一棵树，都有个性。春风杨柳万千条，映日荷花别样红，八月桂花遍地开，梅花香自苦寒来。

南滨公园的树，都有温度。三生石前的罗汉松，造型奇特、婀娜多姿；相亲角中的黄葛树，相依相偎、白头偕老；龙凤呈祥的海棠花，凌霜傲雪、迎风初绽。

南滨公园的树，都是风景。每一棵树，都在为这个世界撑起一把绿伞，遮阳避雨，不管这把伞或大或小，即使只有一片树叶，它也是伟大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冬阳

□李东旭

冬日的阳光，是这个季节最慷慨的馈赠。它不似夏阳那般炽烈，也无秋阳的清冽，只以温润的笔触，漫过窗棂，铺展在斑驳的老土墙之上。

晨起推窗，雾霭未散，阳光便已穿透云层，给整个院子镀上一层柔光。枯树枝丫间，光斑跳跃如星，落在感觉要结冰的河沟，折射出细碎的银辉。老人们早就搬来竹椅，围坐于院坝墙根的烟火堆，阳光抚过他们沟壑纵横的面庞，驱散了寒意，也沉淀了岁月的风霜。孩子们在院坝里打闹奔跑，笑声与阳光交织，让萧索的冬日多了几分鲜活。这阳光是有特效的，落在有些人的额头，抹去了他的抬头纹；落在有些人的发丝，为他刻意摘去了白发，其实恰好相反。

它并不急于赶路，慢悠悠地爬过修补多次的屋脊，漫过杂草丛生的田垄，给蛰伏的生命以无声的慰藉，仔细想想其

实我也不是那么着急赶路，也不着急抹平抬头纹和找出丝丝白发，怎么能奈何了它。

寒风吹过，我的发丝迅速随风摇曳。此刻阳光便愈发显得珍贵，它教会在沉寂中更要停下静静思考，容不得丝毫的紧张和红润。我明白并且很清楚我与行尸走肉有区别，那家伙害怕阳光，我需要的不是推杯换盏的豪情壮志，也不是令人作呕的自吹自捧。其实就是一普通的行者而已，会跋山涉水徒步寻找不知被谁藏起来的经书。假如能朗诵经文，那就一定能释放我心底的迷惑。

浅酌慢饮间，我才发现和它一起将岁月的寒凉以及等等一切不经意酿成了绝世美酒，将它倒在我的嘴里，顺着喉咙滑下去，过瘾啦！于是我写下了这两句诗：我愿摇壶醉千杯，不做至人无一梦。

(作者系重庆市武隆区作协会员)

做水一样的人

□秦中莘

对人心和天意，都不去猜，明牌开局，结果随意，像一滴水。假若被风带到天上，就化成花样的云朵绽放四野，或牛羊状的云朵，游走于苍穹，让孤寂的天空充满盎然生机；若被风带到地上，就带着酥油般的温情润泽禾苗，或带着沿途的村庄听来的故事随溪汇入江河大海，壮大江河气势，丰富江河故事；若被风带到山坳，就化成薄雾，慢慢升起撑开，婚纱般，披在山的身上，让山做一回妩媚的新娘，甚或化成一条哈达，挂在山的肩上，给山送去吉祥。若这滴水留在地面，

天气冷了，就结成脂粉样的霜，散扑在草的脸颊，掩盖草的枯黄；若天气再冷，就结成冰，笔直地挺着，似刀、似剑、似柱、似山、似战神，威严得神圣不可冒犯；若天气再冷些，就柔化成雪，让大地母亲在雪下孕育新的希望。

总之，人无需对客观的人心和天意煞费苦心地去猜，无需给自己设限，无需给自己定义。做水一样的人，不被外界拿捏，灵活自由，随形显象，见招拆招，乐观潇洒地以不变应万变。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

